



彼  
年  
红  
豆

中国  
古代  
爱情  
诗  
歌  
漫  
谈

高峰

著

# 彼年红豆

— 中 国 古 代 爱 情 诗 歌 漫 谈 —

高峰  
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年红豆——中国古代爱情诗歌漫谈 / 高峰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202-09492-1

I. ①彼… II. ①高… III. ①爱情诗—诗歌欣赏—中国—古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4558 号

---

书 名 彼年红豆——中国古代爱情诗歌漫谈  
著 者 高 峰

---

责任编辑 王 静 王 岚

美术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九易装帧

责任校对 张三铁

---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256 000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2 - 09492 - 1/I • 1066

定 价 4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CONTENTS

### 绪 论 //1

爱情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掬取古代爱情诗歌中的朵朵浪花，感受情爱之真、人性之善、艺术之美。

### 壹 少女怀春 //5

春的撩拨唤起少女的春情。怀春少女对于爱情充满着美好的期待，展现了风姿各异的春思情态，也流露出莫可名状的忐忑以及种种矛盾复杂的心态。

### 贰 男士多情 //25

倜傥风流的才子被理想佳偶吸引得心驰神荡、意乱情迷。他们如饥似渴地慕恋绝色美人，为之浪漫痴想、神魂颠倒；单相思的结果，往往就是求之不得的惆怅怨恼。

### 叁 青春邂逅 //43

青年男女偶然相遇，被对方的容貌身姿、举止风度深深吸引，强烈的欲念油然而生，擦出一见钟情的火花，刹那间的心灵碰撞充满着摄人心魄的迷醉与诗意。



肆 花前月下 //65

才子佳人青春邀约，带着既兴奋又紧张的心情密林幽会，水边欢唱，尽享缠绵悱恻的柔情蜜意。临别时分，他们依依难舍，互赠信物，寄托永结同心的憧憬与期盼。

伍 海誓山盟 //87

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经常指天发誓，或以松柏譬喻，突显执著爱情的坚贞不渝。痴情男女甚至希望化身为情人的衣领、腰带等物件，以此表达朝夕为伴、长相厮守的美好心愿。

陆 合欢绸缪 //97

步入婚姻殿堂的青年男女，陶醉于新婚的欢乐，两情绸缪的温馨。新婚娇妻常与春花争美斗艳，尽显娇憨、自矜的动人情态，也留下了闺房调笑的盎然谐趣。

柒 伤心南浦 //109

情人相别，从别前的缠绵情语到别时的不舍、叮嘱，再到别后的无限相思。此类诗歌灵活运用情景交融、对比衬托、虚实结合、细腻白描、心理刻画、复叠语句等艺

术技法，使得离别深情的抒写更加形象传神、真切感人。

捌 别梦依依 //147

相爱的情人离别之后，各自忍受着孤身独处的凄凉。他们常常借助缥缈梦境来一解相思之苦，既有痴情梦寻的执著艰辛，也有梦中欢娱的缠绵旖旎，更有梦醒时分的悲怆凄楚，从而为古代爱情诗歌增添了朦胧浪漫的色彩。

玖 相思愁怨 //161

描写男女相思愁怨的古代诗歌浩如烟海。由于角色对象的迥然相异、表达手法的丰富多彩，此类题材的诗歌作品构成异彩纷呈的艺术世界，展现出各色人等的情爱心理和深挚感人的相思情态。

拾 久别重逢 //233

备尝离别之苦的男女久别重逢。他们欣喜若狂，互诉相思之苦，珍惜重聚的良缘；破镜重圆的夫妻更多饱经沧桑的人生感慨。离乱时代的重逢，则另具一番旋聚旋别、悲欢交集的复杂况味。



拾(壹) 往事如烟 //247

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失恋、弃妇之作，流露出被抛弃的抒情主人公自怨自艾、悲愤激烈，或者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经历了爱情失落的男性主人公追忆逝水年华，则表达出人面桃花的咏叹、往事如烟的惆怅。

拾(贰) 曾经沧海 //287

古代殉情诗歌，以决绝的态度表达爱情的忠贞不渝，产生令人感佩的精神力量。大量悼亡诗歌则通过触景伤情、睹物思人、追怀往事、细诉衷肠、痴情想象等多种艺术手法的运用，异常细腻地传写出刻骨铭心的伤悼之情。

主要参考文献 //317

后记 //325

# 绪 论

爱情是人类生活永恒主题。掬取古代爱情诗歌中的朵朵浪花，感受爱情之真、人性之善、艺术之美。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爱情。瓦西列夫《情爱论》指出：爱情是“在传宗接代的本能基础上产生于男女之间、使人能获得特别强烈的肉体和精神享受的这种综合的（既是生物的，又是社会的）互相倾慕和交往之情”。情爱是人的生理本能和基本权利，爱情是人类精神活动中最富于诗情画意的追求。爱情固然不是生活的全部，但完美的生活必然包括完美的爱情。歌德说：“人生之中有爱情，就恰如自然界有春天，大地上有鲜花。”雨果也说：“生命是一朵花，爱情是花蜜。”因此，对不可名状的爱情的热烈向往、痴狂追求与衷情歌唱，就成为诗歌的主要题材。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说：“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sup>[1]</sup>清人袁枚也指出：“夫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诗所最先，莫如男女。”<sup>[2]</sup>

中国古代的爱情诗经历了《诗经》《楚辞》时代、魏晋南北朝时代，到了晚唐李商隐的无题诗，近体诗歌抒写爱情的功能和技巧发展到了极致。与此同时，中唐以来兴起的曲子词凭借其合乐歌唱、长短参差的体裁优势，逐渐取代了近体诗表现爱情的地位，

[1] (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6页。

[2][清]袁枚：《答戴园论诗书》，《袁枚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27页。



成为晚唐、五代以来描写爱情的“专业户”，从而形成了宋代所谓“诗词分疆”的功能定位、“诗庄词媚”的风格差异。钱锺书在《宋诗选注·序》中指出：“宋代五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而写爱情的少得可怜。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据唐宋两代的诗词看来，也许可以说，爱情，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眼开眼闭的监视下那种公然走私的爱情，从古体诗里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体诗里，又从近体诗里大部分迁移到词里。”<sup>[1]</sup>因此，抒写花前月下的儿女情思就成为了唐宋词最为擅长的题材。宋朝以后诗词、散曲、民歌当中对于情爱的抒写，意蕴丰富，别具魅力，为中国的爱情文学增添了多样的风采。

勃兰兑斯深刻揭示了爱情文学的时代价值：“在文学表现的所有情感中，爱情最引人注意；而且，一般来说，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最深。了解人们对爱情的看法及表现方法对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是个重要因素。从一个时代对爱情的观念中我们可以得出一把尺子，可以用它来极其精确地量出该时代整个感情生活的强度、性质和温度。”<sup>[2]</sup>本书依循爱情、婚姻发展的先后阶段，掬取古代诗歌长河中的一朵朵浪花，形象展现青年男女在爱情、婚姻各个阶段的情感变化和心态特征，同时也体会到不同时代、不同题材、不同体裁爱情诗歌的风格差异，更为真切地感受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情爱之真、人性之善、艺术之美。

[1] 钱锺书：《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2]（丹麦）勃兰兑斯著，张道真译：《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三册《法国的反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页。



## 少女怀春

壹

春的撩拨唤起少女的春情。怀春少女对于爱情充满着美好的期待，展现了风姿各异的春思情态，也流露出莫可名状的忐忑以及种种矛盾复杂的心态。



《诗·鄘风·载驰》云：“女子善怀，亦各有行。”是说女子多情善感。《诗·召南·野有死麕》亦载：“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所谓“怀春”，即“思春”，因情欲萌动而产生求偶欲嫁之念。少女怀春，是一种极自然的生理现象，也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体验，德国文学家歌德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即称：“哪个男子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怀春少女对于爱情充满着美好的期待和莫可名状的忐忑。

### ◎春情萌动◎

#### ◇青春的苦闷

怀春少女情窦初开，顾影自怜，常常生发出难言的青春郁苦。南朝神弦歌《青溪小姑曲》是一首民间娱神的祭祀歌曲：“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青溪水神庙里的小姑塑像面对熙熙攘攘的瞻仰人群，天生丽质，却“独处无郎”；在她泥塑雕像黯然神伤的眉宇间，分明充溢着芳心难托的郁苦。这样的情状正如舒婷《神女峰》诗歌所咏：“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花间词人张泌《蝴蝶儿》词则以人、物莫辨的形态，抒写女子的感伤春思：

蝴蝶儿，晚春时。阿娇初著淡黄衣，倚窗学画伊。  
还似花间见，双双对对飞。无端和泪拭胭脂，惹教双翅垂。

一位妩媚的少女面对三春芳华、彩蝶纷飞的美好图景，心中充溢着青春的喜悦，情不自禁地倚靠窗儿学起画蝴蝶来了。她“初著淡黄衣”，自己的心情也如蝴蝶一般生动地飞扬。但是就在此刻，内心的情感在外物刺激下发生了陡转，她由双双对对飞舞的彩蝶联想到人生的伴侣，自己闺阁深锁，纵然青春红颜，却不如纷飞的双蝶那样自由自在，于是禁不住落下了伤心的眼泪。“无端”二字就像是皇甫松词里的“无端隔水抛莲子”（《采莲子》）那样，将少女从充满青春向往到陷入情爱苦闷的心理变化，描绘成连她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的微妙过程；少女伤春情怀的萌动，就在瞬间由于外物的触引而真切地传达了出来。最后一句更是移情人画，画面中双翅的低垂，实则折映出女子此刻低迷的心态；这“双翅垂”的蝴蝶正是那位愁闷少女的自我写照，成为青春苦闷的一种象征。清人陈廷焯《云韶集》卷一评之曰：“妮妮之态，一一绘出。千卿甚事，如许钟情耶？”<sup>[1]</sup>

[1][清]陈廷焯：  
《云韶集》卷一，  
南京图书馆藏清钞本。

#### ◇春的撩拨

春，在一年四季中是一个清新美好的季节。它往往代表万象更新、朝气蓬勃、青春年华、秀丽迷人等等意蕴，同时又常与青年男女的爱情密切相关。人们习惯以此来形容女性娇美的姿态，例如称娇艳的女子为“春娇”（梁锽《狷氏子》：“忆事临妆笑，春娇满镜台。”）、“春人”（杨慎《扶南曲》之一：“春人辞曲

房，罗绮杂花香。”），形容女子的眉毛为“春黛”（吴均《楚妃曲》：“春妆约春黛，如月复如蛾。”），“春山”（李商隐《代董秀才却扇》：“莫将画扇出帷来，遮掩春山滞上才。”），形容女子姣好的面容为“春色”（柳永《梁州令》：“一生惆怅情多少，月不长圆，春色易为老。”），“春华”（何景明《明月篇》：“红闺貌减落春华，玉门肠断逢秋色。”），“春缬”（杨基《金陵对雪用苏长公聚星堂禁体韵》：“脂凝香靥罢晨妆，脸晕微涡散春缬。”），将女子的秀发比喻为“春云”，将女子的眼睛比喻为“春水”，将女子的手指比喻为“春葱”、“春笋”等等。相应地，称男女相爱的情意为“春情”（王融《咏琵琶》：“丝中传意绪，花里寄春情。”），“春意”（南朝乐府民歌《子夜四时歌·春歌》：“温风入南牖，织妇怀春意。”），称男女情歌为“春歌”（李珣《酒泉子》：“别情遥，春歌断，掩银屏。”），称男女之间的缠绵欢爱为“春风一度”，表达恋情的书信为“春词”，彼此的相思之病为“春病”，等等。

春天是万物复苏、生长、繁盛的季节，即如《吕氏春秋》所云：在孟春，“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sup>[1]</sup>；在仲春，“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开户始出”<sup>[2]</sup>；在季春，“生气方盛，阳气发泄，生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sup>[3]</sup>。春气萌发，不但能够“动物”，而且可以“感人”，此即钟嵘《诗品序》所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sup>[4]</sup>是也。如《淮南子·谬称训》所云：“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高诱注：“春女感阳则思，秋士见阴而悲。”<sup>[5]</sup>正如万物因“阳气”感发而复苏、生长，女性亦因春天的“阳气”感发而产生怀春之意。《诗·幽风·七月》云：“春日迟迟，采繁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郑笺》曰：“春女感阳气而思男，秋士感阴气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则始有与公子同归之志，欲嫁焉。”<sup>[6]</sup>

[1][战国]吕不韦撰，高诱注：《吕氏春秋》，《四部丛刊初编·子部》，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2页。

[2]同上书，第13页。

[3]同上书，第23、24页。

[4][南朝梁]钟嵘：《诗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5][汉]刘安撰，高诱注：《淮南子·谬称训》，《诸子集成》第七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0页。

[6][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卷八，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688页。



“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萧绎《春别应令四首》其一）春天是人的性爱欲望最旺盛的季节，也是人的怀春、思偶欲念最强烈的季节。因此，古代诗歌描写少女怀春，非常着意渲染春天景物的触引，使得春景与春情之间构成了和谐美妙的同构关系。南朝吴声歌曲《子夜四时歌·春歌》其十就洋溢着春的气息：

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

这首短诗中描绘的各种春景无不渗透着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娇媚美艳，唱出了她的怀春心曲。特别是后面两句，踏青游春的少女在做着青春的白日梦，将春风吹开衣衫想象成一位多情的翩翩公子温柔地安抚。春风吹开了她的“罗裳”，也吹开了少女的心花！这就把妙龄少女的痴情之态形象地展现出来，让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她的春情在春风的撩拨下迅速觉醒，像春草般疯长。这样的南朝民歌作品真率天然，不带有任何色情的成分，正如郑振铎所评述的那样：“在山明水秀的江南，产生着这样漂亮的情歌并不足惊奇。所可惊奇的是，他们的想象有的地方，较之近代的《挂枝儿》、《山歌》以及《马头调》，更为宛曲而奔放，其措辞造语，较之《诗经》里的情诗，尤为温柔敦厚；只有深情绮腻，而没有一点粗犷之气；只有绮思柔语，而绝无一句下流卑污的话。不像《山歌》、《挂枝儿》等，有的地方甚且在赤裸裸的描写性欲。这里只是有温柔而没有挑拨，只有羞涩与怀念而没有过分大胆的沉醉。故她们和后来的许多民歌不同，她们是绮靡而不淫荡的。她们是少女而不是荡妇。”<sup>[1]</sup>

[1]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92页。

春潮潜涌，春色撩人，妙龄少女触景生情，春心萌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春情荡漾，年轻女子往往表现出心绪不宁、小鹿乱跳的举止神态。明人王世贞在《浣溪沙·江南词》中描绘一位年方十五